

定報 每三日出一張 速期寄閱
半年大洋一元二角
全年大洋二元二角
在內郵票加一角郵費

價格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補血氣
長精力
助消化

(翁丹)

戲院易實甫

寒雲主人好古知求書者不暇廣

實甫爲湘之龍陽人，父龍陽才子稱之。實甫滋不羣，以龍陽兩字不雅馴，故自民國成立後，改名漢壽。實甫每有著作，必書漢壽葛某字樣，所以示別。龍陽也。

寒雲若君幾官符。慶邸夢夢已徂。百里九原更相見。故人還受東封無項城。在時實甫拜印鑄局長之命。其對表中，有「擬堅封於百里」句，見

人世治亂幾劫經。身著作未親。芳名生傳龍圖謫。魂猶猶思漢壽亭。實甫自謂前身爲張謇、靈隨死。又語曰：「吾願七世，知名天下。」此其第五也。今復有二世，享受文名云云，說雖幻妄，然名士積習，至死不忘，是亦可哀已。

微聞琴音是前身。句。倪終疑說未真。人祇三生君七世。再來可苦作詩人。

實甫爲湘中諸女伶、作數曲血歌。爲湖南女伶作萬古愁曲。又爲其所歎某作醉酒婦人歌。皆其晚年詩中，最得意之作也。

福壽胸中數斗血。新出人司萬古愁。醉酒婦人無一可。他生未卜此生休。

寒雲加五角。綾書加倍。立軸。每字五角。綾書加倍。卷册每字二。綾書加倍。摺扇。每字五角。女扇及小楷。每字二。綾書加倍。磨墨。加一倍。綾相加倍。扇不加。

紙不書。香林碑。破曉。寶書。文擬詩。文均另議。綾相加倍。扇不加。

卷之四
愛主司光錄

這句話不齊聲，早引得滿廳上二三百盞眼光，齊齊射在佩紅臉上去。約而同的喝了一個大采，走過兩對男賓相，便來請佩紅同席，直着個佩紅萬分得意，不得已同衆起立過來，在一處，鼓樂大作，立刻就行禮過來，由主婚人取出證書，命他們倆各蓋一章，蓋從從無異，兩兩瞧了佩紅一把，佩紅會意，遂在尋書上胡亂填了自己名號，衆人也不曾去查察，紫立的精神，說到末了，他又申明自家主，說是今天姓劉的若不同我，我這把樹洞房，也不能孤另另的獨聚，只好發發紫着程先生代表到底。衆人聽見這道，無不面面相覷，因爲這件事體，很是重大，不敢臨席，諸紫微不覺臉一笑，輒然說道：諸君也太頑固了，目前一班人物，方諸步者，皆由於我國女子，得遇沒有進惡格了人家的褒貶，與丈母的指

第廿三回 輪官司村女投河

河那位廳長是誰，原來從北京新近放出來的，是我的舊朋友趙廳長，我當初在張老伯公館裏，兩下非常當面，他見了我，好生客氣，請我上座，聽他發落，到後來，嚴行申斥，那陸姓老狗一頓，說我這邊原不付同陸姓，下聘，這婚約當然不能成立，當下放下臉色，要打那丫頭五十下嘴巴，這是我可憐他，得罪了丫頭也沒受，被打嘴巴的罪，替他講了一個人情，做好做歹，元自結了案件，我怕他辱罵，特地早訴廳長，要趕回來行禮，他連連向我道歉，改一天我還請他

洩盡情夫人設局



請這一位評劇家不要生氣
（戲子來稿）

我那篇《敬告評劇界》的文字登了出來，我知道，一定要得罪幾位害心病的評劇家啊。現在居然有一個見着名的評劇的先生出來反駁我，可見得我們戲子們的不通文字，還能夠入到評劇家的目，這是我生平第一棒高興的事情。我現在要同這位評劇家談談我的生平的別名，取得太普通了些，話還先以前，我得先聲明一句話，這位先生能承認他，是許多評劇家當中舉出的總代表，如果我在這評劇家裏中爲了這一位評劇家，又去得罪許多評劇家，那我可不做這個傻子所

北京割畧之程度

因爲有皇帝時代，凡事都要把青
善的做做模範，所以一般模範
的，都以內廷供奉爲唯一的前
實言之，就是非曾經御眼看過的不
能有現在的藝術。

但是現在的情形則不然了，北京的
一般人，依然抱舊五十年以前的
劇本，正那裏研究什麼『做』，『腔』
『已』是合一般社會眼目厭見了，『腔』
聰明起而，便想出奇制勝，抓
了此平方名士做顧問，纔發生『千
麼』『天天散花』『嫦娥奔月』這些滑稽
劇，又提倡什麼不像不像的『昆曲』
（昆曲）雖然力求新異，却依然跳不
出舊戲的窠臼去。

日前却更糟了，北京留世界城南遊
藝社客感，竟大演特演五年前上海
流行的那種新劇，並且很是受一般
社會的歡迎，

昨天到了北京，就知道新世界游
藝社程度，至少比上海要幼稚七
年，像新舞台所演的『華倫夫人之職』
『那種不完備的新劇，固然不能算見
至於舊戲，除了紫三、五老輩，個個
持場面外，後起的人才，直等於零。
我敢說，十年以後，中國的舊戲，
即使能存在，其中心，亦決不在北京
咬！藝術的盛衰，原與文化爲比例，
現在中國的文化，舊的陳腐衰微，
不存，新的支離破碎，萌芽尙早，
這劇界的現狀，已可表現出其大
的情形了。

九・十・廿二

鼓書家 良少樓

例女子歌大鼓者，恆曰歌姬，或曰
姬娘之稱，不色者，年又未及笄，則
姬娘之稱，咸有所未當。小樓每自
前自發，嘗以學徒自謙。曰：藝

良少樓

天津半日記

武安泉

武安布官識制錯。國法獨布傳。
雙文橫列度逾髮。而實平夷陽歸錦。
黃金鏤絲盤作字。光芒騰耀婆娑妃。
深鏤鏤若疑翡翠。色片脂錦泰漢前。

寶四六貫持作證。當時一應直百千。
凡莽錯刀歸此法。何須懷疑搜國編。
兩川貨幣差難考。孤品偶得藏公緣。
疊疊片吃驚天地。經過明月萬園園。

辛酉秘苑

多、先公奉詔入京。庚戌兌侍側，家人俱未隨，仍
留千福家事。子北初至一京賀年時，許使
公南下就任。先公恐公有故，拒不肯行。
軍雖曾為公所編練，自賊良之陸軍，即以中央
說服善督各省兵權。先公又入軍機，於是陸軍威統
銳良性貪，以賂金之多，定軍職之等次，弗即
辭不與一時重祿盡心賄得而兵又有終身之

得授驗之制後幾繼免軍心已淡矣故辛亥之
無門志非乞出外，北軍早反戈矣，先公既督師
舊軍事口退伍中下軍餉幾盡非商辦，咸可以易
萬民多日遇伍中下軍餉幾盡非商辦，咸可以易

得得心者兼以宗教禁徒日事排惡禍患伏怨
遇因逐漸救濟不知己及地而有正月十二之
既有前途，又適有南下就職之議，兵士信之乃

焚掠而散是日以友人之力招出城外酌薄葬
東安街，卽開鎗聲近日常謂時近燈節必
所放炮也車前打鎗聲益近日胡亂守見

心如危發命騎奔行至石大胡同口守兵見
西服不合人蓋先公當時居外多部，公公叩件川

也正望延聞彈自落至碎手車燈御者急轉車人
胡同彈可避幸馬疾奔去未爲所中予問御曰君
能離卿親來辛夷巷疾奔詢問何變乃至英使

面阻者晤英使朱爾典宋亦頤鎗聲而未悉

章國爲家所在男有守責恐爲牽動男向對祖先先
公兩明日返因機制度之火車已停於國事不能開車
事突入室夜間保定兵變之報火車已止乃以專車行
隨行者衆家嚴新銜高世翼李翔芬四人至保定
定前一車站站長請保定大帥電線已斷不能發路駛車
不可前行從行者皆罷歸予欲行云乃強之前至保定
未嘗亂兵自後營解率未傷人一過保定之一站見百餘
槍亂兵阻鐵軌勢不可起乃命車止下一站調亂兵
詰問何求被破口特欲附車行耳乃延之上又至一站
如求是先登者欲阻止之子曰五門我必殺之由軍以其
廢也可同載也復盡延之言詢其致變之由軍以其實情告略曰昨將日處於高堂廣度食珍饈擁嬖妾視
子猶如薑土草莽甘苦之間則前則且減衣不暖食不飽憂鬱不安若吾中之官助則苛敬誤兵如此下策
慮愈劇非所能受欲抒憤而無從不得已出此言策
言者暗嗾憤懣且同行者皆有切齒亂兵沿途漸下
夜十點鐘樂鑼忽響掛鎗鏢矛出視見騎兵一隊
持短槍者乘車前進子恐敵氣已絕心力疲倦遂下車持短槍者乘車前進子恐敵氣已絕心力疲倦遂下車持短槍者乘車前進子恐敵氣已絕心力疲倦遂下車持短槍者乘車前進

在子曰予歸白京無亂兵爾何事持燈者曰頃得
分兵圍截亂黨兵有一直下將軍至德城或役務處特
令揮之去車乃行事中所餘之兵戒路予前來赦子曰
到彰德後繳銷械不得停留送客名刺書府付之

延子招待，街市參探無恙，頗探報叛失。朱謂
延子：「禁衛軍、總統府護衛、總統亦安。」君可勿
憂。街市已不能通行，君可寓此觀定，予已遣人
召車夫矣。」予謝之必甚懇，朱不可曰：「非阻君曰：實
滿口，事不可通耳。」時雖意難離，予知不能強行，如
朱未歸，則佳音想不至，而予終不可安待復竟夕始
半至，晨始始納息，乃別朱鄭即先亦終夜不眠
款款曰：「子練兵三十年，威信一旦喪矣。」予罵屬
兵非放將，將非放將，一舊貳，又無資格，又無資格
人帥軍方數月，不及整布，豈能損大人之譽耶？惟
命擬將出來賓老，害些工夫下。

老板：都是化了好幾萬的本錢，想
在這裏面發財的。他們懂得什麼呢？
做通俗教育，唱俗戲，如果有入，
推他們上台去閉聲乾澀，他們正可
以借此發一筆大財何樂而不爲呢？

四評劉家用兩個喜方，來比我們
排戲我就用你的話來比給你聽。
賣春蛋的，自己也就道巡捕要抓他，
六黨不曉得是什麼東西，我不敢
亂說，六黨不曉得是什麼東西，我不敢

車被相繼攔路，袁謂予曰：「弟如何得達耶？」予以情形
告之，彼等皆然。嚴密防範，同鄉上村予詳述北
京之波，及先公道謝，彭德之安全，乃與張靈駕軍
夕遂定防阻外上之疑兵，及詳陳關備處，復設警軍
研究，即於渠上園中，建一倉房，每星期日集一次，
邀官紳及防營各同志，陸軍則每連派一兵，每次一
軍官當成主，以聯絡感情，通達上下，不涉政事，會友
地方官紳防營，免生誤會，爲日是日，免除階級，咸可
發識，且伍以莠果，以鼓興趣，上下之情既通，亂賊者
不得逞矣。

家也會評過：先生如果找得着不想
賺錢的資本家，我情願不拿包錢陪
他去談通俗教育。